

带“老外”逛倒扒狮街区

胡 静

我站在倒扒狮牌坊下。此时是9月5日19时50分。我在焦急地等候一群来自克罗地亚、墨西哥、韩国、俄罗斯、南非、西班牙等国的网红博主。

大巴，终于开了过来。一群手端相机、胸挂蓝牌的记者涌出来，“打卡中国最美地标——走进安徽”的标旗伸出，十来个肤色不同的“老外”鱼贯而出。

当我用不够纯熟的英文致完欢迎辞，“老外”们友好地为我鼓掌。我吐了口气，怦怦的心跳平息下来，开始了古城讲解。讲完倒扒狮街的来历，我抛出一问：你们知道这条街的特色是什么吗？“老外”们睁大眼睛，四处看，试图找出答案。

我边走边介绍老街的建筑特色和风土人情，及胡开文笔墨点、黄宝成书店、刘麻子刀剪、大清邮局、西药店、屈臣氏、老银楼等老商铺。至静心古琴店。一群穿汉服的女琴手正在抚琴，琴音与檀香袅绕于古朴的木梁和茶台上。“老外”们立即端起手机，一通狂拍。

我在一旁静候，内心急如火焚，因为他们比预定时间迟了五十多分钟。有人在我耳旁催促：抓紧！抓紧点！我说了几遍“请跟我来”，无人呼应。

“那个神奇的老牌坊还在吗？”两个“老外”转身看我，瞪大了眼睛，“还在呢，就在前面，你们去找找看！”“老外”们纷纷向我靠拢。

看过牌坊后，从七彩的宫灯下穿行至陶瓷店，一群艺人正在陶器上绘画。剔透的白瓷、精美的山水画，一下吸引了“老外”的目光。他们久久注视着美术师的作画。我在一旁随机讲解陶瓷的起源及制作工序。观摩剪纸和手工编织时，“老外”们听我说它们是“非遗”时，瞪大了眼看着艺人手中的银剪飞舞。艺人很快剪出了四只兔子，我当即讨要，送给“老外”。“老外”们一个个伸出大手掌，小心地托起“兔子”，脸上笑开了花。

从美术室出来，步行一段路后，我发现只有两个“老外”跟来了，一个是金发碧眼的欧洲美女，一个是古铜色皮肤的东方人，心里有些发慌。宣传部那位精干的领导跟我说，不急，让他们在店里玩会儿。我定下心来，与身边的两个老外聊天，得知男士是菲律宾人，女士是俄罗斯人，我提出合张影。一阵“咔嚓”声中，三个不同国度的人，拿着“共赴一场‘皖’约”“与你手‘皖’手”的牌子，笑了。

一个金发高个子帅小伙过来了，四处张望，又看看手表，似乎有些不耐烦。我迅速判断：这是一个脱单的老

外，刚才一定顾着拍照而漏掉倒扒狮景点了，忙迎上前。

“你看到了倒扒狮牌坊吗？”

“牌坊？”他耸耸肩。

“就在前面，你能找出它吗？”

他眨眨碧绿的眼睛。

我“哗”地打开手中折扇：“如果你找到了，这个奖励给你！”他拔腿就跑，围观的人都笑了，跟着他跑。“大高个”步伐很大，“这里！”他兴奋地手指前方。气喘吁吁赶上的我笑了，向他伸出了大拇指，递过手中的扇子。

他指着旁边一个女孩说，送给她吧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一旁个头矮小、穿橄榄绿T恤的东方女孩，原来是跟他一起的。女孩有些尴尬。我笑着递过扇子：“这上面的画，是我手绘的，喜欢吗？”“喜欢。”她笑了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“大高个”拿出手机对着牌坊拍摄。突然，把手机对向我。我猝不及防，愣住了，老外对着镜头笑说，中国女人有些害羞。我微笑着用英文说：“大家好！欢迎来到古城安庆！”“大高个”对我伸出了大拇指。

这时，从楼上传来琅琅读诗声。踩着“吱呀”作响的木梯上楼，一道卷帘后，一群人围坐在长桌旁，专注地读诗。他们是我请来的文友。我向外宾介绍，他们是安庆的作家，正在朗诵安庆籍诗人海子的诗，“老外”们即刻端然凝肃，默立一旁，静听。另一茶桌，端坐着几个穿汉服的美女，正在品尝自己手工制作的茶。两个“老外”立即坐下，采访其中一个美女。

从清节堂到国货街，我带着他们边逛边聊。古戏台上，一群着唐装的美女正在翩翩起舞，那是踏歌舞蹈队的舞友们。“老外”们立即围过去，对着她们边拍边直播。我听出一个“老外”说的英文是：“这群美女在跳中国舞，她们身体柔曼，脸妩媚，美丽极了！”便上前补充：“她们跳的是《唐乐》。唐朝是中国古代最繁华开放的时代，舞蹈表现的正是大唐盛世。”一曲舞罢，掌声雷动。

在四牌楼街，金发碧眼的美女听我说到“万花春花粉”时，调皮地歪着头，拍了拍自己美丽的脸颊。我们来到老街现存的老字号——胡玉美和麦陇香店。中秋节快到了，正是宣传我国传统文化节日及老街传统美食文化的时机，我就对走在门口的外宾用英文说：“请过来看种好东西！”他们立即回身。“在我们中国有个中秋节，就是一年中，月亮最美最亮的时候——农历八月十五，我们边吃月饼边赏月。你们想不想看一下月饼？”我把他们带到了月饼橱窗，“这像不像圆圆的月亮？这就是月饼，里面包着各种馅儿，想尝尝吗？”他们直点头。

至街口，我用英文说，今晚，我们一起逛了安庆老街，感受它的古老与文明，繁华与风韵。相信你们跟我一样，为安庆这座古城而骄傲。“老外”们站着身子，郑重地点头。

“我会记住安庆，记住安庆的胡静。”金发美女说这句话时，那对“蓝宝石”漫溢了一层雾气，是那么夺人心魄。我望着一张张不同肤色而无比生动的脸，动情地说：“Bless you（祝福你们）！”



夜市 张健 摄

鸿沟之上的彩虹

华明玥

我第一次遇见实习老师时，还是一名初中生，当时完全不明白任课老师告诉学生，马上就有一波实习老师来袭时那满脸的忧心忡忡。我不免觉得老师们拿乔：实习老师来了之后，师傅们都不用上课了，每天100份作业也有人批改了，这相当于事情都由勤务兵干了，连长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

等实习老师一上讲台，我们这伙皮孩子就明白老师的忧愁从何而来。实习老师的风格可真是五花八门啊：整节课都在写板书用屁股对着我们的；强自镇定天天瞄着窗外背教案，坚持给我们一个完美侧脸的；记不住学生姓名又觉得看学生座位表太低级，一定要请“红毛同学”作答的。后来同学们摸准规律，既不肯穿红毛衣，也不敢梳高马尾，更不敢剪齐刘海，你道实习老师就没辙了么？他有辙——他在食堂里认识了本班男生何超越，就一个劲儿提问他。以至于后来全班同学见到何超越就笑：有锦鲤本尊坐着，你整节课都在梦游都没关系。

实习老师也是惨，他们的一点变化都会让我们窃窃私议：睡翘的发缕，过宽的齿缝，耀眼的腰带，雪白的尖颌，还有不经意间露出的方言口音……课堂就像一个大马蜂窝，总是嘤嘤嗡嗡。不久，测验的成绩出来，主课老师们都急了，纷纷向班主任讨要早自习、午自习与自修课，我们不得不忍着瞌睡听自己的老师把内容再讲一遍。

我们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实习老师教生物。她利用午休时间，带我们去明城墙脚下，采集各式各样的蕨类植物，压在辞书或字典里制作标本；她还带了口碱粉和桂花树叶来，在实验课上教我们做叶脉书签。口碱溶液煮烂了树叶，用废弃

的牙刷轻轻刷掉叶肉，露出纤毫毕现的叶脉来，染色并阴干后夹在书页中。这细腻如丝网的书签可以保存30年。生物系实习老师的到来，让我打开了新视野。我开始留心上学路上的不同树种，香樟、青枫、银杏、杨树、黄栌、三角梅，不是在留心它们的花开花落，叶色变迁，而是在留心它们的叶脉是否粗壮有力，鼓凸于平滑的叶肉之外，是否适合做书签。这就像做惯了护士的人，一看到人的手背，就在度量那上面的静脉是否好扎针。

实习老师的到来，我们还前所未有地爱上了体育课。男生们经常组队与实习老师踢足球，为了踢球居然有耐心将草坪上蹿生的杂草一棵棵地拔起，让整个草坪如新剃的寸头一样齐整；在单杠上练习引体向上，在双杠上练习三秒倒立，忽然成了我们这些小眼镜们最爱的游戏，男孩也玩，女孩也玩。下午第四节的体育活动课，居然也有人上了，上完课，大家意犹未尽地悬空踞坐在双杠上，看一身腱子肉的实习老师掏出一个口琴来，在众人的起哄中，试了试音，吹了一小段口琴。

这琴曲在晚风中点在我们心里，忽闪着从未有过的涟漪。

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。很多年之后，才明白实习老师结束实习离开时，为何全班哭得那么厉害，女生哭，男生也哭。学生与老师是有鸿沟的，成长期的初中生与整个成人世界是有鸿沟的，这鸿沟蓝幽幽、冷飕飕，弥散着说不出的误会与对峙。而实习老师，他们既是学生，又是初出茅庐的老师，双重身份的构建，让我们看到了架设在这鸿沟之上的彩虹。大家都知道彩虹很快就要消失，但唯其存在的时间短暂，你心里才为之预留了永恒的位置。

